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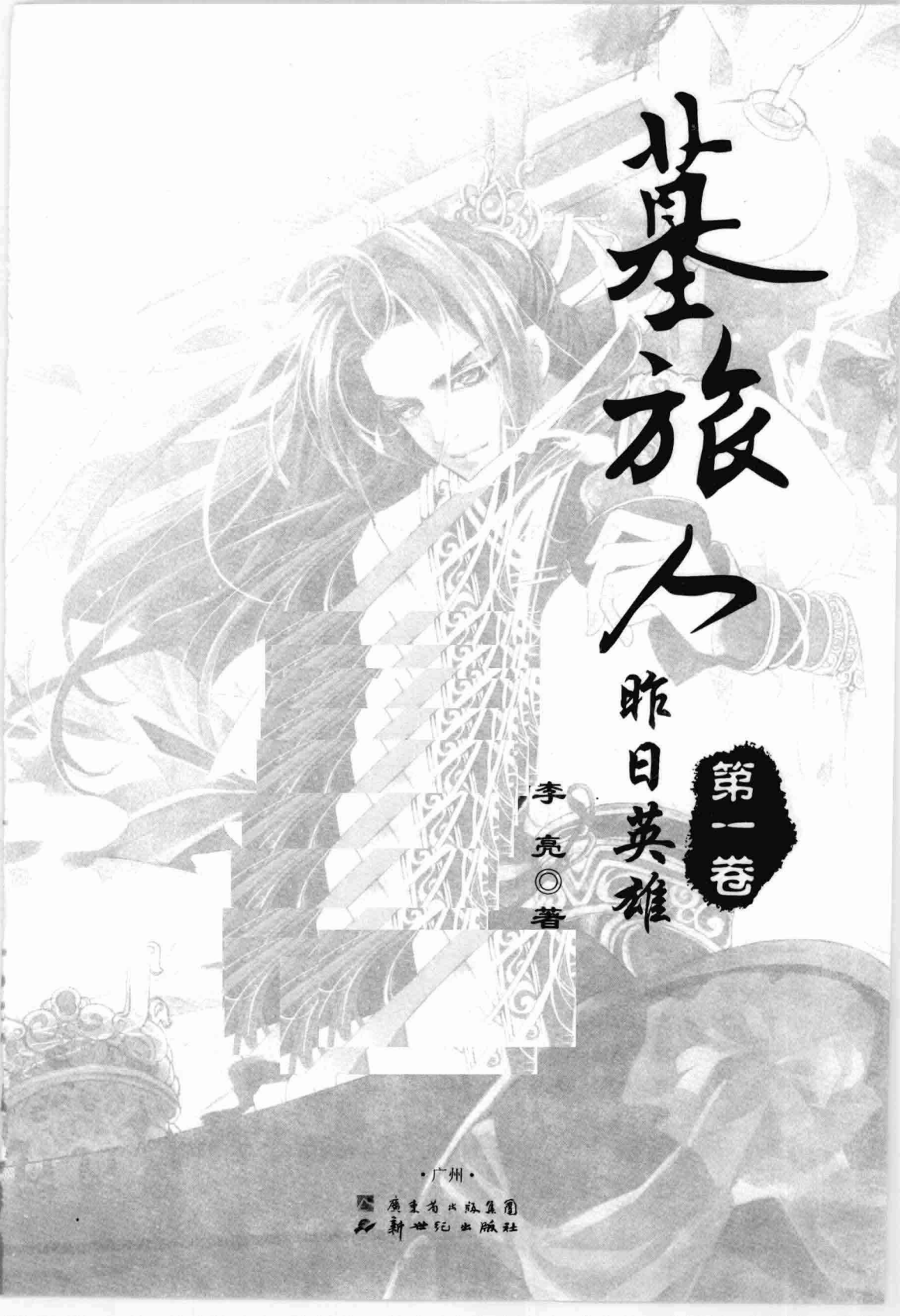
墓族

昨日英雄

第一卷

李亮◎著

这座墓，不是埋在地下，而是埋在每个人的心里……



墓旅人

昨日英雄

第一卷

李亮◎著

·广州·

广东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墓旅人. 第一卷, 昨日英雄 / 李亮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5405-4254-2

I. 墓… II. 李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3320 号

墓旅人 第一卷 昨日英雄

李 亮 著

出版发行: 新世纪出版社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17.5 印张

字 数: 216 千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5-4254-2

定 价: 2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-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: 020-83795770

目 录

上 集

一千魂之墓 / 3

二 贪蛇之墓 / 19

三 生人之墓 / 39

四 玉人之墓 / 57

五 锁匙之墓 / 73

六 口腹之墓 / 87

七 社稷之墓 / 103

下 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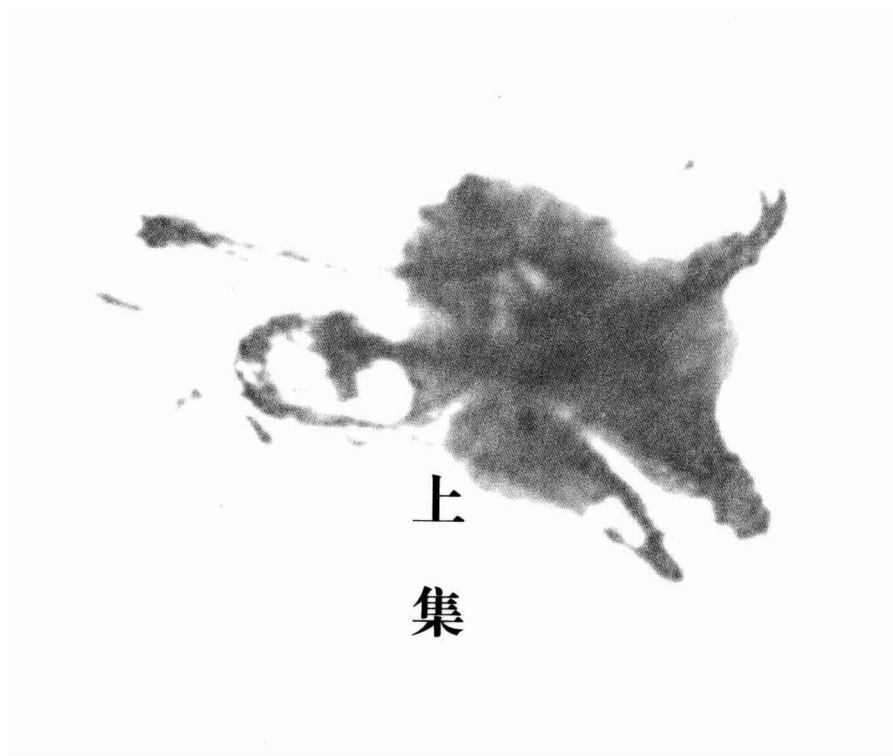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婴之墓 / 143

二 注事之墓 / 1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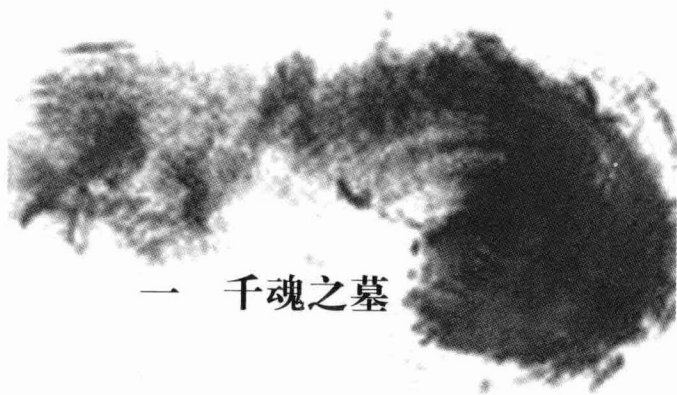
三 豪杰之墓 / 201

四 焚天之墓 / 235

后 记 / 273



上
集



一 千魂之墓

墓，死者长眠之所。

阴气森森。

一支二十多人的小型队伍，正举着火把快速前进。他们身着甲冑，神色凶狠，虽然不见旗号，但从他们身上的血痕、撕去了标志的号衣上可以猜出，应当是刚从宁州战场上溃逃下来的秦王败兵。

北方大旱，南方大涝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流寇四起。秦王谋反，与镇国大将军庖千雄鏖战于宁州，半年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几百场，双方不论胜败，总会有些残兵败将流落民间扰民生事。

现下这一队兵，狼狈是狼狈，倒是比一般的流兵严整多了。

当先的，是个百夫长服色的汉子，他一手高擎着火把，一手压着腰刀。火光下一双眼湛然有神。踏出的每一步都沉稳有力，可以想见他在战场上的勇猛果决。

可惜，这样的勇将，这时候做的却是刨坟掘墓的下作事。

一扇古老的墓穴门口，偷偷摸摸地聚集着一群士兵。

门两边的士兵各扯着一张长三丈、阔八尺的铁网。铁网密而厚，挡住墓道两侧机关不时射出的弩箭。众人只需注意头上脚下，再有陷阱、千斤石都能轻松避开。

前面出现了两扇紧闭的石门，百夫长看了一眼，叫道：“老雷！”

有三个士兵应声越众而出。当先的老雷向百夫长点点头，从背后解下一个木架轮盘出来。他的两个助手利用手里的铁棍，在门前架起一个×字架来。然后一个在铁架前挂起铁网，一个帮老雷将轮盘固定在×字架上。

轮盘的中心有两片鸭嘴形的楔子。老雷从腰间拽出一把铁锤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几下将楔子钉进门缝。然后他转动轮盘，肌肉绷紧产生的力量被轮盘放大后传到鸭嘴楔上。

“轰隆……轰隆隆隆……”

石门发出几乎让人心跳停止的沉闷巨响，向两边分开。门里闪电似的射出七支冷箭，全都正中铁网。在精于攻城的军队面前，坟墓的一点点机关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

老雷的两个助手早就准备好了撬杠，这时一起插进去，用力一扳，石门终于洞开。

“啪嗒”，有人的火把跌落了。

在他们的面前是一间巨大的墓室，天圆地方。与一般墓室不同的是，这里并没有棺木，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菲的陪葬，只是由中间向外挤了千百名不动不说话的人。

败兵们吃了一惊，旋即才明白过来这些都是死人。虽然他们衣冠华美，面目栩栩如生，可是这近千名的男男女女，确实都是已经失去了生命的。

“德州柳氏尝得异石，名曰‘守生正’。置之汤中，隔夜犹鲜；置之房内，虫蚁不生。柳氏乃以之陪葬。十余载，肉身不腐。后，逢子孙死，亦入室同葬。”

满室柳氏的死人皆面露笑容。大概在他们死的时候，都已经知道自己可以肉身不腐了。那样满足的笑容挂在他们毫无生气的脸上显得格外怪异，让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豪勇之徒心里都凉了起来。百夫长厌恶地挥一挥手，止住手下，自己侧身穿过死人，往尸体围坐的圆心走去。

在那里，有一枚发出莹莹冰雪之色的蓝石。仔细看时，仿佛正在不断发出粒粒星霜。它被供奉在墓室正中的托台上，静静维持着这近千具肉身的形态。

柳氏的尸骸排列得非常紧密。百夫长又不愿与他们发生接触，便只能一点一点地绕着走，眼看就要来到托台了，墓室的顶上突然簌簌地落下几粒石屑。

百夫长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墓室顶端一块一尺见方的石壁突然像石子投入的湖水那样，微微荡漾起来。紧接着，就好像鱼儿从水里跃出，有一个人从石壁里掉了下来。这个人穿着一身泛着油光的黑衣，头下脚上地从墓室的顶上射下来，两臂收在肋侧，又像一只捕鱼的水禽。

他正对着守生正下来，当然不会有别的目的。百夫长吃了一惊，手里的火把向前一探，火光团成一个大球，向黑衣人的身上撞去。黑衣人身在半空，猛地一张嘴，“扑”的一声，一口酒喷出来，将火光打成一条火龙，反向百夫长烧去。

百夫长不料这个人有这样一招，向后一退，被柳氏一个老头子绊着，一跤摔倒了。这个时候那个黑衣人却已经落到了托台上，右手一把攥住守生正，左手在台子上一撑，整个人又顺着原有的轨迹向墓室顶弹回去——原来他的脚踝上系着一根牛筋，从上边落下来，牛筋拉紧，把他又自动向上拉了。

可是墓室口还有那么多的士兵，怎么会容许他就这么抢走宝贝。只听老雷一声大吼，腰间的铁锤“呼”的一声，照着黑衣人的肚子飞了出去。黑衣人被牛筋一提，正好与铁锤来了个面对面，连忙横臂一搪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崩飞了铁锤。

原来在他的手臂上绑着各式各样的小东西：铲子、钉子、刀子、牛角起、象鼻钻……这么多掘土盗墓的工具，像是一个奇怪的护臂，帮他崩飞了铁锤。

可是他这么一扬臂，身子的平衡也就改变了，向上弹的力方向歪了，终于没够到墓顶，就像一尾被钓起来的鱼，甩着绳子又落了下来。

“锵”的一声，百夫长拔刀出鞘。他的腰刀名为辟易，取“千军辟易”之意，这时一刀挥出，刀气森森，飞卷狂舞，果然有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之势。

可惜他现在是在墓里，挡在他面前的，更多的是早就死了几十年几百年的陈尸。只见刀气过处，一颗颗死人头如弹丸般抛起。那些被刀气催动的尸体扑倒于地，断口处并没有血流出来，凝固的血膏如红玉一般光华柔润。

那个黑衣人第一次没能跳上墓顶，落下来时脚上一轻，已经被刀气劈断了牛筋绳，一个踉跄落在地上，正迎着辟易刀刀锋。黑衣人连忙把手一扬，手中守生正明灿灿地摊在掌心，挡在刀前。

那百夫长不敢损毁石头，猛地一收刀，这便给了黑衣人机会，一个筋斗翻起来，单脚在他肩上一踏，借力蹿上墓顶。

青色的墓穴，墓顶平坦地反射出石头暗哑的冷光来。

有的颜色是有硬度的，一块石头，你即使不去触摸它，也可以从它的颜色上感受到它的不肯通融。

可是那个黑衣人一跳上墓顶，两臂一探，就已经插进青石里，手往上一拉，身子翻着向上一卷，两腿也刺进石头，再向上一缩，整个人就像沉入池塘，在石头上消失了。

那百夫长被他当肩一脚，阻住了追击之势，好不容易回过力来，运起平生之力向上一跃，一刀向黑衣人砍去。

他出刀的时候，黑衣人的头还露在石顶外头，他一刀砍到，黑衣人的头刚好缩进石顶。辟易刀收势不住，一刀砍在黑衣人消失的石头上。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火星四溅——那真的是好硬的一块顽石。

在那人消失的一刹那，整个墓室沙沙声四起，一具具早已不该存在于这世上的尸身同时分崩离析，化为颗粒。

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
二

那个百夫长率众回到宁州镇国将军的营里。

他本是镇国扈将军麾下偏将，名叫杜铭，盗墓时做秦王逃兵的打扮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不料临了失手，坏了军令。镇国将军一向治军严苛，守生正事关重大，真要军法从事，恐怕一众兵士都少不得杖责，带队的杜铭更是人头难保。这时他不敢去帅帐交令，只好来求军师帮他美言。

“军师救我！”杜铭叉手帐中，汗如雨下。

大将军为人粗中有细，正与秦王鏖战之时，忽然得报京中丽妃病危，不日恐将撒手人寰。他知道皇上最宠丽妃，这才动了守生正的念头，想要强夺宝石，送到京中为丽妃陪葬，令丽妃香躯不坏，让陛下一缕相思，能有个着落。

懒披一件鹤氅，手中却没有像诸葛孔明般拿把羽扇，反倒是一把镂花铜镜。现在帐中榻上所坐之人，就是扈将军营中第一谋士雪飞鸿。明镜里映着如画的容颜——今天，雪飞鸿的眉是一树斜梅。

半相军师雪飞鸿，右边是宛如女子般姣好的眉目，左边的眉却是秃的。据说是因早年的一场顽疾脱尽，可也有人说，那是因为他泄露天机，遭了天谴而破相。

自那之后，他的相貌就藏在自己的朱砂笔下。他的妙手勾勒每每从眉头开始，铺遍左颊，极尽华美。与他右脸的素面呼应，就如一场妖媚的噩梦。

“杜将军，你是说，就在你们要得手的时候，守生正让人抢走了？”雪飞鸿在耳垂边点上最后一朵梅花的嫩蕊，抬起头来道，“凭杜将军辟易军刀的本

事，什么人能从你的眼皮底下抢走宝物？杜将军，分明是你敷衍了事，致使贻误军机，可让我怎么为你说话……”

声音虽然柔美，于杜铭却像晴天霹雳，连忙辩解道：“非是末将无能，实在是那人妖法惊人！”便将那黑衣人从石中来，至石中去的情形说了。

雪飞鸿听了，皱了皱眉——他一皱眉，右颊的梅花便摇曳起来，仿佛小雪初晴，红日微风。

“听将军所言，那人乃是精通土遁石行的术士？”

杜铭急忙点头：“不错！他果然如封神榜话本中的土行孙，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！”

“土遁术？”雪飞鸿冷笑道，“我最看不上这些土耗子。”他微微点头，“如果是这样，则杜将军虽然勇猛，乍遇左道旁门，为他所乘，亦不足为奇。”

手中的长柄铜镜滴溜溜地转动，他稍一考虑，道：“杜将军，为今之计，你是愿意负荆请罪，拼着一顿军棍，恳求元帅原谅，还是愿意负起责来，尽快再将守生正追回来，将功补过？”

杜铭一愣，道：“追回来？来得及么？”

丽妃病重，守生正即使到手，再送到京中，也至少还要四天。更何况那黑衣人已经消失无踪，追回来？怎么追？上哪追？追上了，他能拿那个土行孙有什么办法？

雪飞鸿微笑道：“我夜观天象，丽妃至少还有三日的阳寿。下葬至少在七日之后。只要你愿意，两天之内，一定能将守生正追回。”

杜铭一愣，心中莫名有些不安，想一想，终于一咬牙，道：“请军师指点末将。”

雪飞鸿点头道：“好！我如你所愿。”提起朱砂笔，道，“手来！”

在杜铭右手掌心写下一个字：牢。又在杜铭双足靴上分别写上：疾。

写完，对杜铭道：“三日之内，‘疾’字助你日行千里。寻着那黑衣人，用‘牢’字照他，他的地行之术，自然不能施展。”

杜铭兀自难以置信，道：“可我如何知道他在哪？”

雪飞鸿走到帐门口，转动铜镜，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柳氏知道。”

铜镜反射阳光，一道道射在杜铭的身上。巴掌大的一块光斑，落在杜铭身上时，竟然灼得他一痛，无知无形的阳光像是攻城椎一样的撞上来，每一撞，都在他的身上顶出一条影子——一连出来了十三条影子。

那些影子是青色的，从杜铭的身上跌出来，撞在帐篷的阴暗处，簌簌发抖，足不沾地地漂着。

杜铭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这些是什么东西？”他还以为自己的三魂六魄都被打散了。

雪飞鸿用朱砂笔在十几个影子上——点过，道：“听。”

那些影子经朱笔点过，突然便清晰了许多。杜铭不禁屏气凝神，只听帐中微有风响，那风声似有音律，道：“还我守生正……还我不坏身……”

杜铭激灵灵打个寒战，道：“他们……他们是柳氏的游魂？”

雪飞鸿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柳氏子孙代代以肉身不腐为荣，其执念早已化同魂魄。他们死后，肉身不坏，一口浊气也固而不化，几百年的培养，早就让他们成精不死。待守生正被盗，肉身化为尘土，自然就失去寄托，那一瞬间，它们纷纷投向自己身边的肉身。你工兵营的弟兄，只怕每个人身上都寄托了十几条亡魂。阴阳不和，七日之内，轻则大病一场将亡魂消化，重则一命呜呼，为亡魂害命。就连你杜将军，恐怕也得头昏脑涨一番。”

见杜铭面上变色，雪飞鸿道：“可是这些亡魂对守生正的感应，也比生人要强出几百倍。我现在再将他们强化，令他们附于杜将军身上，必可带领杜将军找到那盗宝人。”

杜铭面色发白，道：“可是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变强，我岂不是愈发阴盛阳衰，魂魄不保？”

雪飞鸿笑道：“不必担心！我会压住他们，保杜将军无虞。”朱砂笔一勾，将青魂圈住，往铜镜中一带，青魂化作道道青光，经铜镜反射，又照进杜铭的身体。

杜铭本不敢沾这些法术，还待推托，哪里还来得及？蓦地青魂附体，身子一震，抖如筛糠，双目失神之际，唇上两道鼻血蜿蜒而下。雪飞鸿一掌打在他的额上，叫道：“去夺守生正！”

杜铭仰天怪叫，一头撞出营帐。

雪飞鸿张臂大笑，朱砂笔凭空虚点，大帐之内云气翻滚，宛如龙行。

三

蔡紫冠从地下钻出来，掸掸身上的土，在树根下刨出自己早埋好的包袱水袋，洗了脸，换了一身光鲜衣裳。于是从树丛中走出来的人，就是一个俊美公子了。

头戴逍遥巾，身披绣锦袍，腰缠璎珞带，手摇洒金扇。宽额尖颧，虽然福相稍薄，可是却显得清秀俊美，让人喜爱。他出手阔绰在镇上买了一匹快马。然后，向黎城疾驰而去。

一路上颇有行人注目于他，眼中是穷苦人对上等人的艳羡——能在这样

的年景里鲜衣怒马的人，当然是能吃饱的。只不知，如果他们知道，这翩翩公子其实是个靠死人吃饭的盗墓贼，又会做如何表情。

晚上，他在一家小店打尖。

那是一家小小的面店。小二迎上来，蔡紫冠下了马，道：“一碗素汤面，一盘酱牛肉，一壶白水，一壶酒。”小二一呆，既要牛肉，为何又要素面，既要好酒，为何又要白水？可蔡紫冠挥挥手，他就是喜欢这么吃，他喜欢什么味就是什么味。

蔡紫冠转着筷子等面，两根筷子在他左手五根手指间跳来跳去。

这次柳氏墓走得还真险，想不到竟然有军队的人捷足先登。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若不是见机得快，几乎阴沟里翻船了。

他今年不过二十上下，可经他手掘开的大墓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走惯了阴阳两界，见惯了骷髅尘土，可还是年轻，神色间终归是有掩不去的一点跳脱。

这次他受人之托，盗取柳氏守生正，原以为是手到擒来的小活，想不到赶到时，却见柳氏的守墓人已经被人杀了。他知道有人进了墓，不得已冒险土遁进去，穿石夺宝，这才在千钧一发之际得手。

现在守生正就在他的胸前妥妥帖帖地收着，恰到好处的一点点温度，让他的心情格外好。蔡紫冠抬起眼来，向柜台后望去。

那站在店里的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，穿一件蓝碎花的夹袄，低头记账时，发髻下纤长的后颈柔和地拉出一个弧度。蔡紫冠的心痒了起来，想一想，站起身来，来到柜台前，“突”的一声将洒金扇合上，单肘担在台上，道：“老板娘？”

那妇人抬起头来，也是抛头露面惯了的，笑道：“客人有什么吩咐？”

蔡紫冠拿扇搔了搔头：“倒也没什么事。只是远远看见老板娘生得美貌，突然想到，有个玩意儿颇似遇着正主儿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怀里掏出守生正来，放在柜台上滴溜溜地转动。

那守生正的光芒星星点点地溅出来，映得台面一片蓝白之色。老板娘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啊哟，真是个好玩意儿！”伸手拈起守生正，仔细端详，道：“这可是什么做的，这么有趣。”

蔡紫冠笑道：“做个簪子，别在老板娘的青丝上，这才让它有点用。”

老板娘将守生正放下来，笑道：“真会说话！我可受不起啊！”说笑归说笑，被客人搭讪得也多了，早就知道没有白拿的东西。

蔡紫冠回头看看正给自己上素面的伙计，半张折扇掩嘴道：“掌柜的管得严么？”竟然明目张胆地勾引起来。

老板娘低头算账，若无其事道：“公子爷，别拿咱们苦命人开玩笑啦！”

蔡紫冠将扇子拢起，摇摇头，叹息一声拿起守生正，叹道：“你呀你呀！有人不要命也要，有人白送都不要！”将石头收了，施礼道，“在下冒犯，老板娘勿怪。”笑嘻嘻地回去，刚坐下，只听老板娘大声道：“小三子，这位客人的面钱免了！”回头看时，老板娘仍是在记账。

一碗素面五文钱，可是好心情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蔡紫冠哈哈一笑，大口吃面喝酒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有人破墙而入，闯进店里来。

烟尘飞溅，颇有几个客人为碎砖击伤。蔡紫冠吃了一惊，站起身一看，只见上午在柳氏墓中所见的那个将军已经杀气腾腾地站在屋中。他两眼血红，脸色却白得发青，如果不是气喘吁吁，几乎不像活人。他的右手提着刀，左手紧紧握着，向着蔡紫冠一步一步踉来，低沉的声音咆哮道：“拿来……守生正拿来……”

他一闯进店里，蔡紫冠胸前的守生正马上放出更强的光来，映得他胸前一片明亮。伙计小三子壮着胆子往杜铭那凑，叫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砸了我们的店，快快赔来！”蔡紫冠连忙喝止：“伙计！别往前！”

他将守生正从怀中掏出，朝老板娘眨眨眼，笑道：“幸好你没要，不然他找的就是你了。”猛地往后一跳，左脚轻轻在板凳上一点，半空中把守生正朝杜铭一晃，笑道：“想要？来拿！”单手捏个法诀，落地时已运起土遁法。

却见杜铭猛地把左手一张，掌心“牢”字化作一道金光，正正罩住蔡紫冠。蔡紫冠双足落地，却没有沉入地下，整个落势消不去，腾腾腾连退数步，“砰”的一声撞在墙上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一锭银子稳稳地落在老板娘眼前的桌上。蔡紫冠强笑道：“饭钱。”原来在腾身而起时，已抛出银子结账。本想来个耍帅，不料却出糗，回头来看杜铭，皱起眉来道：“金汤固步之法？谁写给你的？”

杜铭左手照着蔡紫冠，右手一刀搂头砍来。蔡紫冠弯腰闪过，他被金光限制，不能使土遁，但是本身的行动倒不受影响，向左一晃，把守生正收好，向右边反身扑出，在地上一个单手翻，已跳出金光限制，落下地来一捏诀，嗖的一声沉入地下。

他堂而皇之地沉入地下，整个店中的老板娘、伙计、食客比看到杜铭拿刀砍人吃惊多了。却看杜铭在地面上追上来左手一压，金光照地。

蔡紫冠才一入地，刚要走，却觉身子一僵，周遭的泥土突然间变得铁板似的坚硬，不由大吃一惊。他被泥土箍住，连头都抬不起来，虽然看不见，可猜也猜得到，是被那疯将军又照到了。他此前从来没遇到有人能破土遁，虽然

从书上知道有“金汤固步”这种法术，可没想到威力竟能延伸地下。奋力挣扎，可是将法术运到最强，也只有右手能勉强动作。

就在此时，“刺”的一声，他的眼前明晃晃地插进一把刀来。

那正是杜铭的辟易刀。他因为体内有柳氏亡魂，所以对守生正有感应。即使看不见地下，也可以在地上用“牢”字透过地面，正正地将蔡紫冠定住。可是定在地下之后，他仍然看不见抓不着蔡紫冠。本来他被柳氏亡魂附体，早就神志不清，这时候混沌沌沌的，也想不到什么办法，就只知道一刀一刀地向下刺。

一刀一刀刺下来，便在蔡紫冠身前身后乱探，弄不好就是一个灌顶开颅的祸事。蔡紫冠惊出一身冷汗，想向下沉，可是实在被那一个“牢”字钉得好结实，脑子飞转，蓦地想到一个办法，虽然危险，但尚可冒险一搏。

刚好杜铭又是一刀刺下，蔡紫冠运起十足法力灌注在右手上，猛地一探手，闪电般在土里握住了辟易刀的刀背。

辟易刀一刀刺下，猛地一滞，再也拔不出来。杜铭拔了两拔，一来蔡紫冠拼了全力握住，二者泥土本身也有阻力，竟然动也不动。杜铭反应迟钝，只想着力加力夺刀，左手便也来握住刀把帮忙。

地下蔡紫冠等的就是这一刹那：杜铭左手一翻，“牢”字金光已然偏转，蔡紫冠身边泥土一瞬间又变得松软舒适。地上杜铭双手握刀，地下蔡紫冠也双手将刀身抓住。地上杜铭奋力上拔，地下蔡紫冠却推着向前急行。

地面上杜铭的力全是朝上使的，被这股横力一推，整个人站立不稳，在地面上急滑七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头撞在墙上。

方才他撞墙而入，是先以辟易刀破墙然后才撞的。这次正经拿头来撞，哪会那么轻松？“砰”的一声，昏了。蔡紫冠从地下伸出手来，抓着他的身子一拉，土遁术传导之处，杜铭直沉入地下，只余下一个头，一只左手露在地上。

过了一会，蔡紫冠这才跳出来，伸脚踢踢杜铭，这狼狈将军额上流下血来，脑袋晃晃荡荡，神志不清了。蔡紫冠呼呼喘气，气愤地蹲下来，捉住杜铭的左手，翻开，露出那“牢”字，“呸”地一口口水吐上去，拿大拇指搓了搓，将那金字搓成一团黄垢，然后才在杜铭的头发上把手蹭干净。

杜铭奋力挣扎，可是手脚都被泥土箍住，根本使不上力。蔡紫冠看他摇头晃脑的就来气，一拳打在他的头上，将他打昏了。

蔡紫冠回头看看店里的众人，还没来得及跑的一干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蔡紫冠扒拉扒拉头上的土，来到柜台前，掏出一大锭银子：“老板娘，赔你的墙。”他笑一笑，“再给我来盆洗脸水。”

老板娘连忙招呼小三子打来一盆清水，蔡紫冠刚将脸泼湿，突然身后一

声巨响，危急中不及细想，往旁边一闪，只听老板娘一声惨叫。蔡紫冠把脸一抹，回头一看，原来那杜铭居然破土而出了。

他将杜铭拉入地下，撤法离开后，杜铭便完整地嵌入地下，本身泥土没颈，一般人就无法挣脱了，再加上这店里的地面在盖房时都是经过夯实的，瓷实坚固，便是杜铭这样的高手本身也不该再有什么作为，可是这时蔡紫冠一看，只见杜铭周身青气萦绕，居然直挺挺地从地下升起来了。

杜铭手上被写了金汤固步的“牢”字，这是蔡紫冠看见了的。可是在杜铭的身体里还聚集着柳氏的十几条亡魂，这却是蔡紫冠看不到的。当杜铭被蔡紫冠一拳击昏后，那些青魂少了杜铭本身魂魄的压制，慢慢地便觉醒过来。

在墓中柳氏近千肉身霎时崩溃，无数亡魂一齐冲出来，遍寻新的宿主。当时二十来个工兵营的将士，都受到侵扰。人的体力有好坏，魂魄也有强弱，杜铭为人决绝，自是意志力过人，因此能上他身的游魂全都是魂中强者，或文或武，各个生前都是柳氏族中一时豪杰，等到被雪飞鸿强化后，更是非同小可。

青魂拉着杜铭从地下缓缓升起，一刀飞向蔡紫冠。蔡紫冠幸运躲过，那脱手的一刀就刺进了他旁边的老板娘心口。那妇人正给蔡紫冠拿皂角，被这一刀当胸刺中，登时刺了个透心凉，“啊”的一声撞在酒柜上慢慢坐倒了。

蔡紫冠一看情形不对，脚尖在地上一捻，整个人沉入地下，来到杜铭脚下一拉，杜铭整个人陷下地来。可是才拉低五尺，蔡紫冠猛然觉得手腕一凉，定睛看时，一只青魂的手正攀上他的手腕。

魂魄不是实体，泥土挡不住它们，可是它们却能碰触活人的肢体。蔡紫冠只觉半身发冷，不敢大意，猛地向后一缩，从地里跳出来。

只见杜铭齐胸陷入地下，两手乱刨，背后青影张牙舞爪。蔡紫冠不敢再耽搁，回头来看老板娘——在伙计的包围下，竟然已经是出气多，入气少了。

蔡紫冠气急败坏地一跺脚，自怀中掏出守生正，左手握住刀把，右手将守生正摁在老板娘伤口处。左手一拔，右手一抹，在辟易刀脱离伤口的一刹那，将守生正填进伤口。说也奇怪，那刀一离体，本来一道血箭喷出，可是守生正一填进去，血流登时止住了。

那边杜铭被青魂牵引，生生将地面撑裂。蔡紫冠不敢再耽搁，猛地将老板娘打横抱起，叫道：“你们快逃！老板娘过两天给你们送回来！”脚下一顿，带着老板娘沉入地下。

地面上的伙计等人正面面相觑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那边杜铭已然将身子拔出，单手一招，一道青魂拉成碧线，绕上蔡紫冠扔下的辟易刀，往回一带，已然如恶鬼一般操刀在手。闲人哪还敢多事，发一声喊，一齐逃了。